

海上奇书·一石印本·一no. 1(光绪壬辰年[1892]
2月)~[?];·一上海:[该社],光绪壬辰年[1892].
~[?].
:插图;21cm.
半月刊(1892.2~6);月刊(1892.闰6~?)

* * * *

本刊共摄制1卷,16毫米,缩率1:16.原件藏北京
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摄制,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北京),原件有污迹.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10 (1892. 2 ~ 闰6)

文634

96

第一

期海上奇書三種合編目錄

海上奇書

三種合編

目錄

大仙漫稿

○陶袖

妖夢記

自一圖

至八圖

此稿未完

大仙漫稿

○陶袖

妖夢記

自一圖

至八圖

此稿未完

海上花列傳

○第一回

趙樸齊鹹

瓜街訪舅

洪善卿

聚秀堂做媒

第二回

小夥子裝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三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四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五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六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七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八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九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十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十一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十二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十三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第十四回

小夥子裝

烟空

一笑清倌

喫酒枉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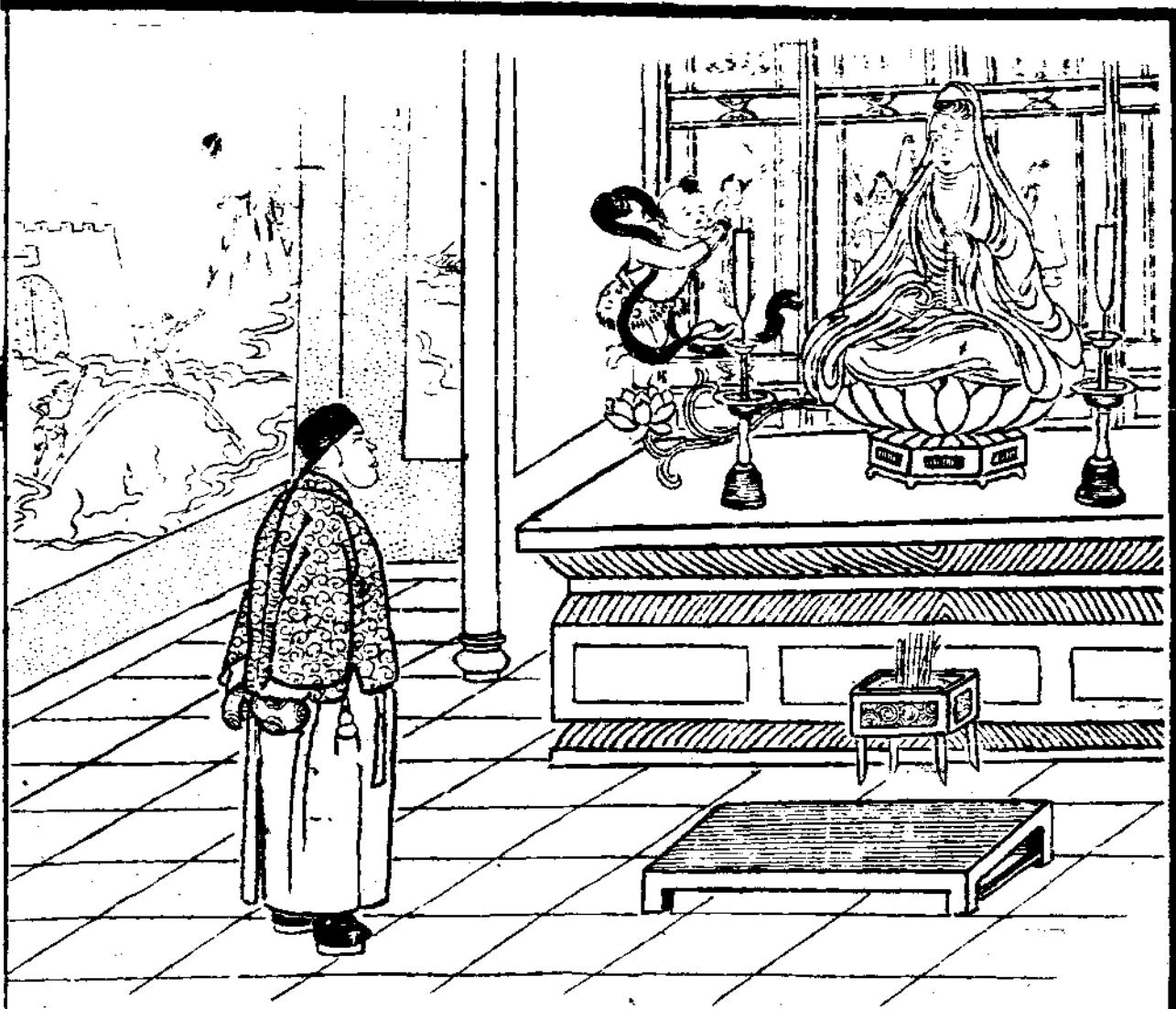
第五回

小夥子裝

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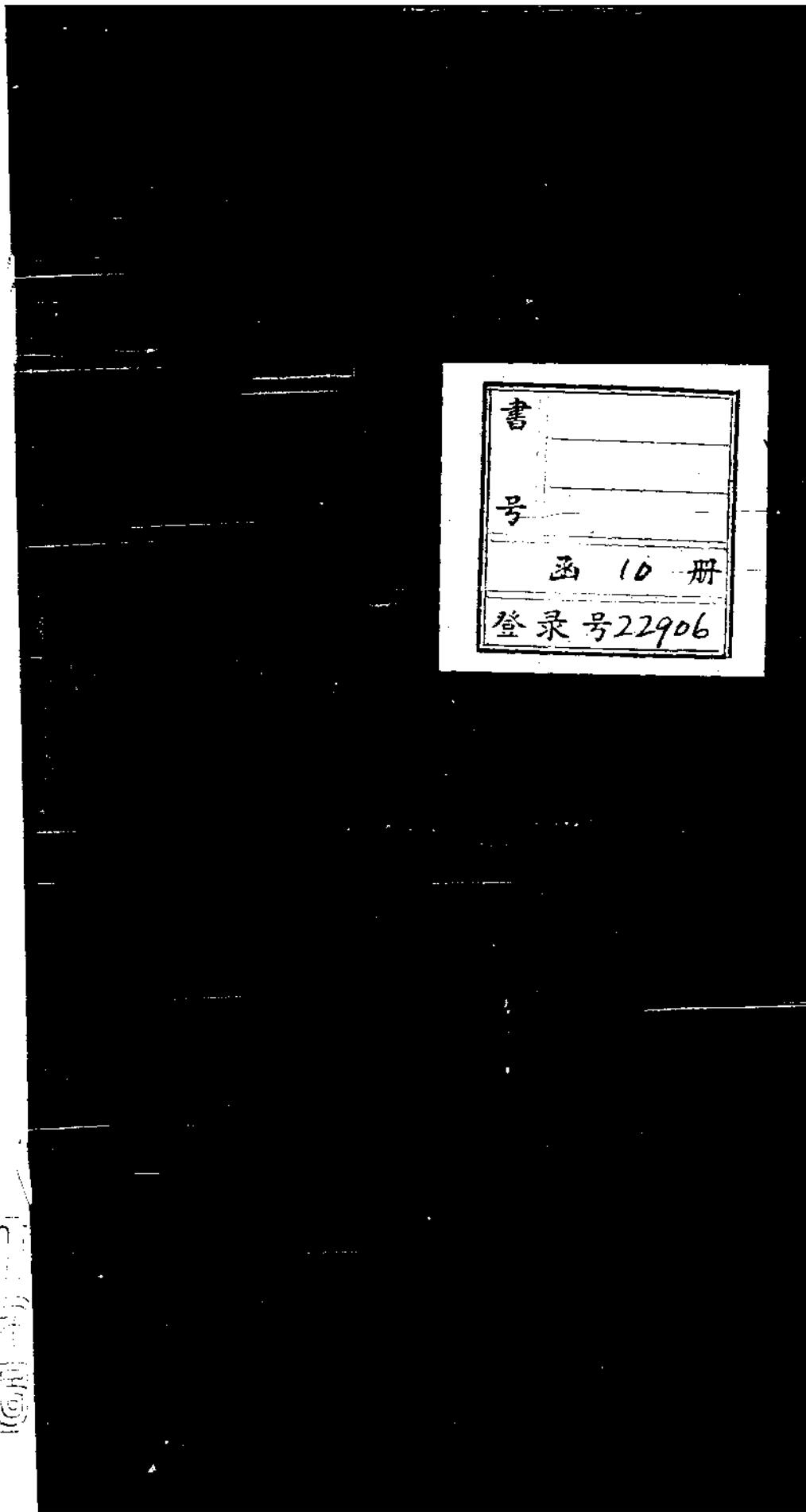
一笑清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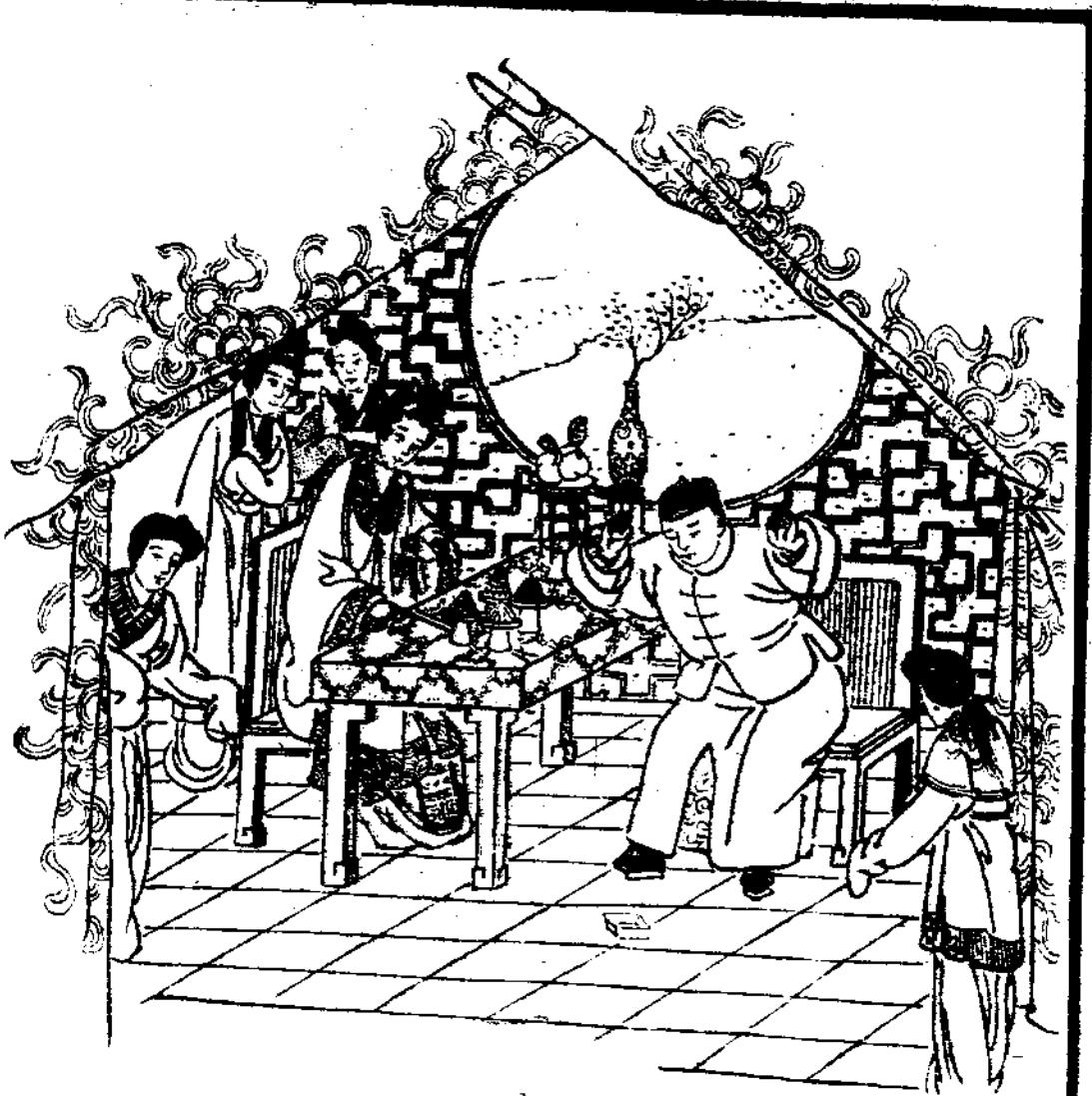
喫酒枉相識



陶仙妖夢記十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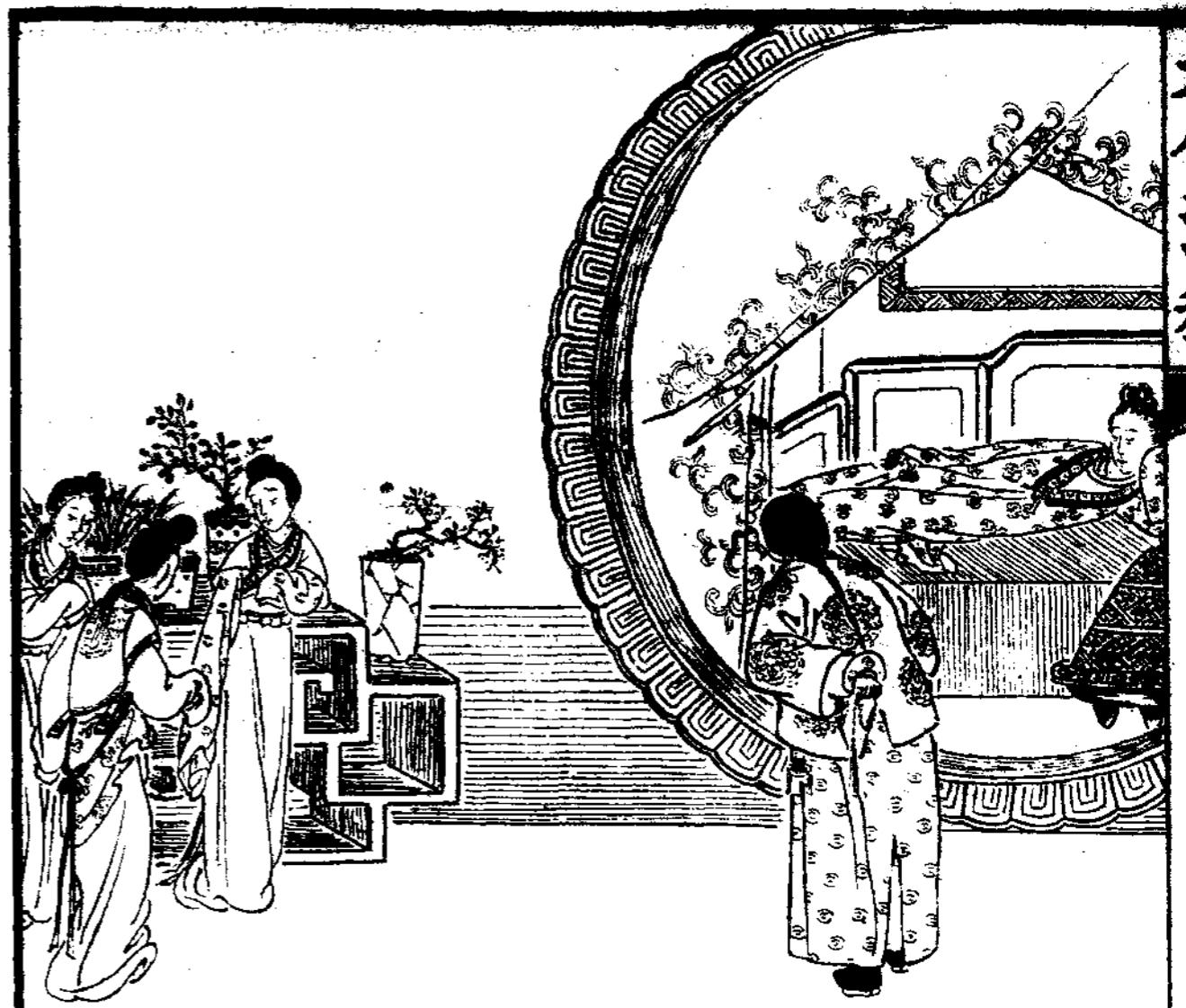
中州名士陶仙。以寇亂毀其家。流徙
邯鄲。賃居大覺寺。觀音閣。嗒然無與。
為侶。日就僧兩餐。退則高枕而卧。閣
上几一榻。一青箱。外無長物。西壁繪
地獄變。相鬼物。猛惡。中供觀音寶座。
高尺有咫。座後屏風六扇。繪故事。一
為易水荆卿。一為東山謝傅。一為溫
泉楊妃。一為海上蘇武。其中二扇。為
觀音所蔽。不可見。仙常仰首注目。顛
倒冥想。一日晝寢未熟。倏覺身相相。
喜信步游。矚過一酒家。有轎飲者。覩
之。面善。既而悟為荆卿。其隔坐者。高
漸離也。秦武陽坐其下。仙方傍徨。荆





卿遽招手納。仲上坐。高漸離飛一就。
來。仲立盡之。秦武陽起。自著犢具。舞
當爐。炙彘肩。擘一肘。擲仲令啖。酒酣
耳熱。脫帽露頂。秦武陽復作夜叉舞。
荆卿排手鳴嗚歌。高漸離擊筑。和之。
相與大笑樂甚。忽酒家胡倉。皇報曰。
章邯引軍三十萬。壓城下矣。眾愕然。
出視。則婦孺號哭。老弱奔竄。闔市鼎
沸。一騎傳呼太子來。旌旗羽葆。擁一
冠玉少年。馳而過。荆卿高漸離。秦武
陽皆仗劍從去。仲無所歸。遙望烽火
照城闕。戈矛如林。蔽山而下。惶急失
足。踏而寤。身卧故榻。鼓聲繁縝。猶在
耳。起坐。聽。則沙彌叩關。呼仲晚餐。
也。初謂妖夢。不甚措意。既飯而寢。覺
有人促之。起曰。夫人宣召陶學士。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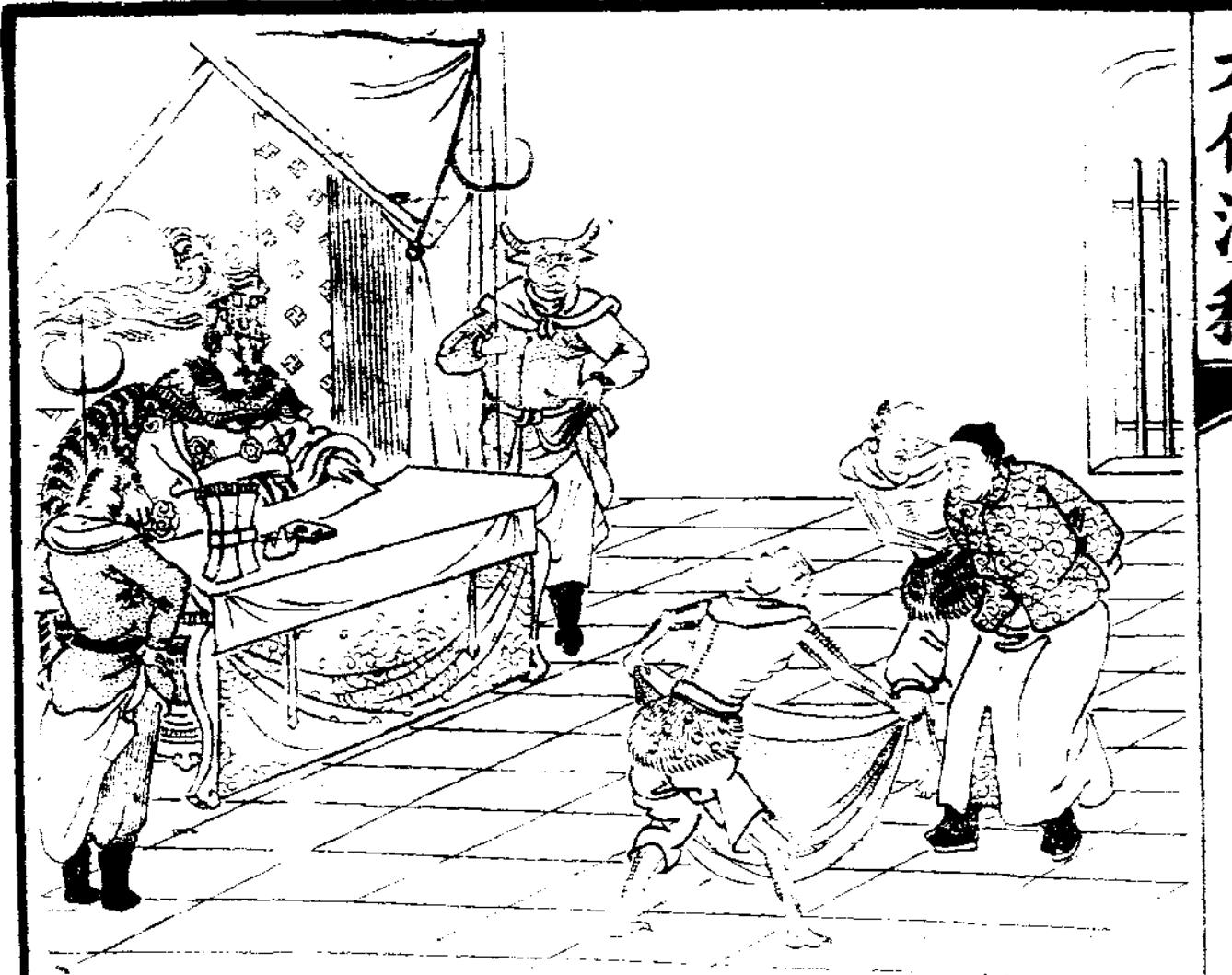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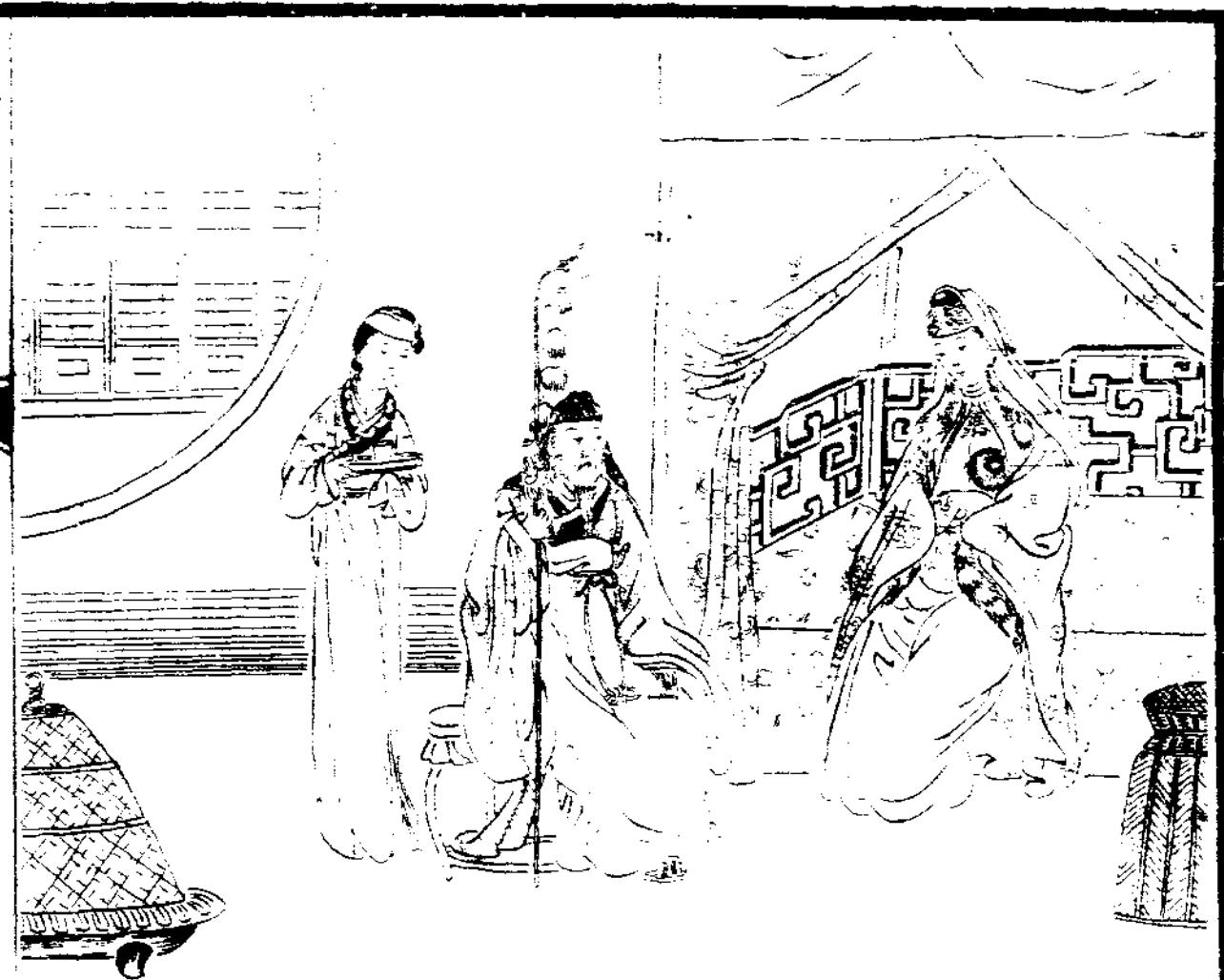
不解所謂。惆悵從之。但見鳥啼花落。
日麗風和。萬戶千門。迷不知處。視其
人。乃中官。似相識者。俄睹殿宇上接
雲漢。朱門洞開碧槐。高樓六七。侍女
望見。曰。陶學士來矣。爭入稟白。中官
辭而退。令仲待命於階下。須臾。侍女
傳夫人命。引仲入。夫人年二十許。明
璫翠羽。珠翹四垂。瓊瑩莊嚴。傾絕一
世。仲伏地拜謁。夫人微笑顧侍女。侍
女奔走設席。粉黛雲從。膾炙霧薄。引
仲坐夫人肩下。仲惶恐辭不敢。夫人
又笑。侍女強曳之。乃坐。酒三行。侍女
出斗卮。教仲為夫人壽。仲捧卮戰慄。
失手墜地。慚懼跪謝。夫人益憐之。命
勿加罪。因罷酒。侍女引仲過別室。盥
漱。仲私問夫人何人。侍女曰。嘻。統夫



卷之三
人而不識也。仙始悟向之中官為萬士。問之良確。又問夫人召我何意。曰。誰謂學士騃亦喬作懵懂人。賺語會一侍女。至衆乃推仙曰。人去去。詭浪而出。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緩迴繚曲。以達於洞房。侍女止簾外。仙遂進入。微窺夫人。相隔一絳羅帳。濛濛如籠朝霧。喘息初定。躡足登牀。心搖搖不復可制。既而寐寐而覺。旭日瞳瞳滿窗矣。布衾角枕。安所得貌。夫人起視屏風。所謂貌夫人者。目欲笑而口欲言。酷肖所見。私幸奇遇。雖夢亦得。秘之不以告人。日既晡坐而假寐。欲續前夢。初無所得。久之。乃若蹣跚行曠野。黃沙漫漫。愁雲翳天日。

仙至一城。牛首馬面者森列門內。駭而退。一鬼卒猝之入冥府。伏墀下。仰見冥王坐殿上。面鐵色。旁判官。錄冊進。呼仙問姓名。訖。即命付油鑊獄。仙大呼無罪。判官笑置不理。鬼卒趣仙去。見鍊牀方丈。熾火其下。先有一人。蝦其土。宛轉叫號。竟體焦爛。皮片片粘牀面。既而捉之下。撻仙使登。仙哀啼聲。却不敢前。鬼卒怒以巨叉刺其腰。捺之於牀。心肺煎灼。精血沸騰。塊然一身。伸縮無地。然苦不得死。噴之亦取下。鬼卒復驅之見冥王。冥王命付轉輪。仙啟判官。願投生號夫人。為鬼判官笑曰。毋多言。昇爾好去處。一鬼卒出皮囊如五石。燒熟其口。向仙。一鬼卒擒仙倒擲於囊中。而縛之。

字精光。照目駭極反奔。乃又蒼莽無際。不知所之。忽恍然悟曰。此乃夢非真境。於是存神定想。自謂已醒。回顧鄴都獄城垣。猶是也。而金書三字。乃華清宮耳。遂大喜。翻咎向時之誤歎。步徑入。意號夫人當在是厯門數重。直抵寢殿。闌其無人。袖懼。躊躇不進。聞嬌鶯聲出於綺疏。曰甚得莽兒郎。敢大膽犯宮禁。急捉勿失。左右夾室。趨出七八內侍。縛袖而擲諸地。即有高髻袍袴者。紛然來。或唾之。或蹴之。相視而笑。袖雖不識。試呼念奴姐。救我。眾聞而大譁。且為念奴羞。念奴愠曰。誰以若為弟。而姐我倒持麈尾擊袖。尻。袖瞑其目而呻。念奴曰。詐也。擊益急。眾勸曰。不如付高公。撲殺此獠。



導懵迷悶。殆不可過。極力擺撲。髮破頭脫。始闖然墮。即有人提而綑於懷中。自顧已為嬰兒。仰而睇其母。貂冠狐鬚。不知誰何。隅坐而執燭者。鬚眉皓然。左手杖節。旄飄零如蝴蝶。蓋蘇武云。袖大恨。不乳而號。武嘯以酌漿。勿納其母。嗚拍令卧。袖遂首觸其母之懷。號不止。聞其母絮絮語。若咎武之鹵莽者。武不服。而數其母不善視兒。其聲嘈雜。頗不耐之。又若有牽其臂而搖之者。袖嗔甚。奪臂毆之。不意所毆者。非蘇武。乃沙彌。方呼袖晚餐。問袖得母夢魘耶。乃囁囁作聲。何也。袖慘淡而起。嗟訝久之。是夜心惕惕然。恐其復夢。不敢寢。旦而倦甚。姑試隱几。則城垣儼然。金書鄴都獄三

趙樸齋感
瓜街訪舅



立聞傳呼高公。高公一見驚曰。安得唐突陶學士。親解僕縛而起之。曰。莫怕。莫怕。僕識為高力士。且媿且謝。高力士命小黃門送陶學士。詣號夫人。第僕感甚。遂別高力士。從小黃門行。然耳邊聞沙彌呼僕早餐。其聲近而偏。僕故不應。而心急足。遠塞澑澑。小黃門行益。迅瞬息。不見惟見己身。猶在觀音閣中。僕忿怒叱沙彌去。返而覓枕中祕。自然無所覩矣。僕念此自吾精誠未至。非號夫人遺棄我也。遂凝聚調攝以致之。翌旦有鼠出於觀音座下。跳踉奮嘴。僕恐傷子胥。屏風而驚之。鼠遁入屏風後。作小語。問曰。誰耶。似是念奴聲。又曰。莫理他。則號夫人聲也。僕亟自陳。我陶學士。

洪善

卿聚

秀堂

做媒



海上花列傳第一回

趙樸齋鹹瓜街訪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花也憐儂著

○按此一大說部書係花也憐儂所著名曰海上花列傳只因海上自通商以來南部煙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傾覆流離於狎邪者不知凡幾雖有父兄禁之不可雖有師友諫之不從此豈其冥頑不靈哉獨不得一過來人為之現身說法耳方其目挑心許百樣綢繆當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經描摹出來便覺令人欲嘔其有不爽然若失廢然自返者乎花也憐儂具菩提心運廣長舌寫照傳神屬辭比事點綴渲染躍躍如生却絕無半個淫穢穢汙字樣蓋總不離警覺提撕之旨云苟閱者按跡尋踪心通其意見當前之媚於西子即可知背後之潑於夜叉見今日之密於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於蛇蝎也算得是欲覺晨鐘發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傳之所以作也看官你道這花也憐儂究是何等樣人原來古槐安國之北有黑甜鄉其主者

曰趾離氏。嘗仕為天祿大夫。晉封醴泉郡公。乃流寓於衆香國之溫柔鄉。而自號花也。憐儂云。所以花也。憐儂實是黑甜鄉主人。日日在夢中過活。自己偏不信是夢。只當真的作起書來。及至捏造了這一部夢中之書。然後喚醒了那一場書中之夢。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裡做夢。且看看這書。倒也無捨了。那一場書中之夢。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裡做夢。且看看這書。倒也無捨了。這書即從花也。憐儂一夢而起。也不知花也。憐儂如何到了夢中。只覺得自己身子飄飄蕩蕩。把握不定。好似雲催霧趕的滾了去。舉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後左右。尋不出一條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森蒼茫。無邊無際的花海。看官須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這海。本來沒有什麼水。只有無數花朵。連枝帶葉。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綿軟。渾如綉茵錦罽一般。竟把海水都蓋住了。花也。憐儂只見花。不見水。喜得手舞足蹈起來。並不去理會這海的濶若干頃。深若干尋。還當在平地上似的。躊躇留連。不忍舍去。不料那花雖然枝葉扶疎。却都是沒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

來。那花也只得隨波逐流。聽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鶯欺燕妬。就為那蚱蜢蟻蟬。蟆螬蟻蟻之屬。一味的披猖折辱。狼藉蹂躪。惟夭如桃。穠如李。富貴如牡丹。猶能砥柱中流。為羣芳吐氣。至於菊之秀逸。梅之孤高。蘭之空山自芳。蓮之出水不染。那裡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況淪汨沒於其間。花也。憐儂見此光景。輒有所感。又不禁愴然悲之。這一喜一悲。也不打緊。只反害了自己。更覺得心慌意亂。目眩神搖。又被罡風一吹。身子越發亂撞亂磕的。登時閼空了一脚。便從那花縫裡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花也。憐儂大叫一聲。待要掙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墜至地。却正墜在一處。睜眼看時。乃是上海地面。華洋交界的陸家石橋。花也。憐儂揉揉眼睛。立定了腳跟。方記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從家裡出門。走了錯路。混入花海裡。面翻了一個筋斗。幸虧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適纔多少情事。厯厯在目。自覺好笑道。竟做了一場大夢。嘆息怪訖了一回。看官。你道這花也。憐儂究竟醒了。

不曾請各位猜一猜這謠謠兒如何。但在花也憐儂自己以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裡去。不知從那一頭走。模模糊糊。踅下橋來。剛至橋堍。突然有一個後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醬窄綢馬褂。從橋下直衝上來。花也憐儂讓避不及。對面一撞。那後生撲通地跌了一跤。跌得滿身淋漓的泥漿水。那後生一骨碌爬起來。拉住花也憐儂。亂嚷亂罵。花也憐儂向他分說。也不聽見。當時有青布號衣中國巡捕過來查問。後生道。我叫趙樸齋。要到鹹瓜街浪去。陸裡曉得個冒失鬼。奔得來。跌我一跤。耐看我馬褂浪爛。要裡賠個晚。花也憐儂正要回言。只見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晚放哩去罷。趙樸齋還咕噥了兩句。沒奈何。放開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憐儂。揚長自去看的人擠滿了路口。有說的。有笑的。趙樸齋抖抖衣襟。發極道。教我那价去見我娘舅。嘆了氣。笑起來道。耐去茶館裡拿手巾來揩揩哩。一句提醒了趙樸齋。即在橋堍近水臺茶館。佔着個靠街的座兒。脫下馬褂。等到堂倌奉面水來。樸齋

絞把手巾細細的擦那馬褂。擦得沒一些痕跡。方纔穿上。呷一口茶。會帳起身。逕至鹹瓜街中市。尋見永昌參店招牌。踱進石庫門。高聲問洪善卿先生。有小夥計答應。邀進客堂。問明姓字。忙去通報。不多時。洪善卿匆匆出來。趙樸齋雖也久別。見他削骨臉。爆眼睛。却還認得。趨步上前。口稱娘舅。行下禮去。洪善卿還禮不迭。請起上坐。隨問令堂阿好。阿曾一淘來。寓來喫陸裡。樸齋道。小寓寶善街。悅來客棧。無悔勿曾來說。搭娘舅請安。說着。小夥計送上煙茶二事。洪善卿問及來意。樸齋道。也無啥事幹。要想尋點生意來做。做善卿道。近來上海灘浪倒也勿好做。啥生意哩。樸齋道。為仔無悔說。人末一年大一年哉。來喫屋裡做。啥哩。還是出來做做生意罷。善卿道。說也勿差。耐今年十幾歲。樸齋說十七。善卿道。耐還有個令妹。也好幾年勿見哉。比耐小幾歲。阿曾受茶。樸齋說勿曾。今年也十五歲哉。善卿道。屋裡還有啥人。樸齋道。不過三個人。用個娘姨。善卿道。人淘少。開消總也有限。樸齋道。比仔從前省

得多哉。說話時只聽得天然几上自鳴鐘連敲了十二下。善卿即留樸齋便飯。叫小夥計來說了。須臾搬上四盤兩碗。還有一壺酒。甥舅兩人對坐同飲。絮語些近年景況。閒談些鄉下情形。善卿又道。耐一幹仔住來喫客棧裡無撥照應。樸齋道。有個米行裡朋友。叫張小村。也到上海來尋生意。一淘住來喫。善卿道。故也罷哉。喫過了飯。揩面擦口。善卿將水煙筒授與樸齋道。耐坐一歇。等我幹出點小事體。搭耐一淘北頭去。樸齋唯唯聽命。善卿仍匆匆的進去了。樸齋獨自坐着。把水煙吸了個不耐煩。直敲過兩點鐘。方見善卿出來。又叫小夥計來叮囑了幾句。然後讓樸齋前行。同至街上。向北一直過了陸家石橋。坐上兩把東洋車。逕拉至寶善街。悅來客棧門口。停下。善卿約數都給了錢。樸齋即請善卿進棧。到房間裡。那同寓的張小村已喫過中飯。床上鋪着大紅絨毯。擺着亮汪汪的煙盤。正吸得煙騰騰的。見趙樸齋同人進房。便料定是他的娘舅。忙丟下煙槍。起身廝見。洪善卿道。尊姓是張。張小村

道。正是老伯。阿是善卿先生。善卿道。豈敢。小村道。勿曾過來奉候。抱歉之至。謙遜一回。對面坐定。趙樸齋取一支水煙筒。送上善卿。善卿道。舍甥初次到上海。全仗大力照應。小村道。小侄也勿懂得事體。一淘上來。自然而然大家照應點。又談了些客套。善卿把水煙筒送過來。小村一手接着。一手讓去牀上吸鴉片煙。善卿說勿會喫。仍各坐下。樸齋坐在一邊。聽他們說話。慢慢的說到堂子倌人。樸齋正要開口問問。恰好小村送過水煙筒。樸齋趁勢向小村耳邊說了幾句。小村先哈哈一笑。然後向善卿道。樸兄說要到堂子裡見識見識。阿好。善卿道。陸裡去哩。小村道。還是棋盤街浪去走走罷。善卿道。我記得西棋盤街。聚秀堂裡。有個倌人。叫陸秀寶。倒無捨。樸齋插嘴道。就去哉。小村只是笑。善卿也不覺笑了。樸齋催小村收拾起煙盤。又等他換了一副簇新行頭。頭戴瓜棱小帽。腳登京式鑲鞋。身穿銀灰杭線棉袍。外罩寶藍算綢馬褂。再把脫下的衣裳。一件件都摺疊起來。方纔與善卿相讓。

同行。樸齋正自性急。拽上房門。隨手鎖了。跟着善卿小村出了客棧。轉兩個彎。已到西棋盤街。望見一盞八角玻璃燈。從鐵管撐起在大門首。上寫聚秀堂三個朱字。善卿引小村樸齋進去。外場認得善卿。忙喊楊家姆。莊大少爺朋友來。只聽得樓上答應一聲。便登登登一路腳聲。到樓門口迎接。三人上樓。那娘娘楊家姆見了道。喚。洪大少爺。房裡請坐。一個十三四歲的大姐。早打起簾子等候。不料房間裡先有一人橫躺在榻牀上。擡着個倌人。正戲笑哩。見洪善卿進房。方丟下倌人。起身招呼。向張小村趙樸齋也拱一拱手。隨即尊姓。洪善卿代答了。又轉身向張小村道。第位是莊荔甫先生。小村說聲久仰。那倌人掩在莊荔甫背後。等坐定了。纔上前來敬瓜子。大姐也拿水煙筒來裝水煙。莊荔甫向洪善卿道。正要來尋耐。有多花物事。耐看看。阿有倆人作成。即去身邊摸出個摺子。授與善卿。善卿打開看時。上面開列的。或是珍寶。或是古董。或是書畫。或是衣服。底下角明價值號碼。善卿綈眉道。第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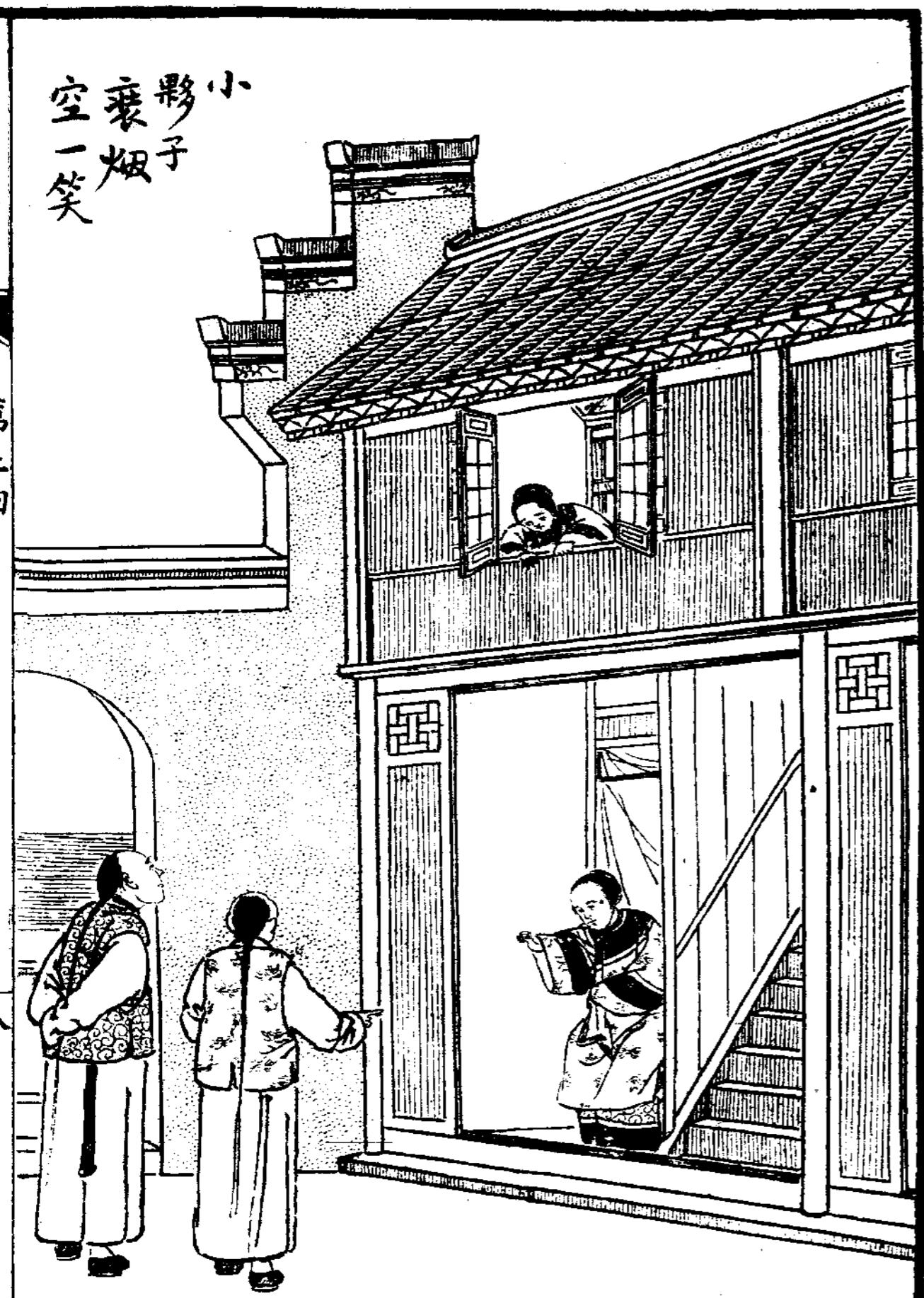
物事。消場倒難哩。聽見說杭州黎篆鴻來裡。阿要去問聲哩看。莊荔甫道。黎篆鴻搭我教陳小雲拿仔去哉。勿曾有回信。善卿道。物事來喫陸裡。荔甫道。就來喫宏壽書坊裡樓浪。阿要去看。善卿道。我是外行。看倖哩。趙樸齋聽這等說話。好不耐煩。自別轉頭。細細的打量那倌人。一張雪白的圓面。孔五官端正。七竅玲瓏。最可愛的是一點朱唇。時時含笑。一雙俏眼處處生情。見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銀絲蝴蝶。穿一件東方亮竹布衫。罩一件元色綢心綵釦馬甲。下束青荷綬心月白綵釦三道綉織花邊的褲子。樸齋看的出神。早被那倌人覺着。笑了一笑。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鏡前。左右端詳。掠掠鬢角。樸齋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過去。忽聽洪善卿叫道。秀林小姐。我替耐秀寶妹子做個媒人。阿好。樸齋方知那倌人是陸秀林。不是陸秀寶。只見陸秀林回頭答道。照應倪妹子。阿有倖勿好。即高聲叫楊家姆。正值楊家姆來綃手巾。沖茶碗。陸秀林便叫他喊秀寶上來。加茶碗。楊家姆問陸裡一位。喎。洪善卿

伸手指着樸齋。說是趙大少爺。楊家姆睜了兩眼道。阿是第位趙大少爺。我
去喊秀寶來。接了手巾。忙登登跑了去。不多時。一路咷咷咯咯小腳聲音。
知道是陸秀寶來了。趙樸齋眼望着簾子。見陸秀寶一進房間。先取瓜子碟。
子。從莊大少爺洪大少爺挨順敬去。敬到張小村。趙樸齋兩位。問了尊姓。却
向樸齋微微一笑。樸齋看陸秀寶。也是個小圓面孔。同陸秀林一模一樣。但
比秀林年紀輕些。身材短些。若不是同在一處。竟認不清楚。陸秀寶放下碟
子。挨着趙樸齋肩膀坐下。樸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左不是。右不是。坐又坐
不定。走又走不開。幸虧楊家姆又跑來說。趙大少爺房間裡去。陸秀寶道。一
淘請過去哉。大家聽說都立起來相讓。莊荔甫道。我來引導。正要先走。被
陸秀林一把拉住袖口。說道。耐勦去哩。讓俚。躁去末哉。洪善卿回頭一笑。隨
同張小村趙樸齋。跟着楊家姆走過陸秀寶房間裡。就在陸秀林房間的間
壁。一切鋪設裝潢。不相上下。也有着衣鏡。也有自鳴鐘。也有泥金牋對。也有

彩畫絹燈。大家隨意散坐。楊家姆又亂着加茶碗。又叫大姐裝水煙。接着外
場送進乾濕來。陸秀寶一手托了。又敬一遍。仍去和趙樸齋並坐。楊家姆站在一傍。問洪善卿道。趙大少爺公館來。噪陸裡。善卿道。裡搭張大少爺。一
淘來。噪悅來。棧。楊家姆轉問張小村道。張大少爺阿有相好。嘵。小村微笑搖
頭。楊家姆道。張大少爺無撥相好。末也攀一個哉。小村道。阿是耐教我攀
相好。我就攀仔耐末哉。阿好。說得大家閑然一笑。楊家姆笑了。又道。攀仔
相好。未搭趙大少爺。一淘。走走。阿是鬧熱點。小村冷笑不答。自去榻牀躺下
吸煙。楊家姆向趙樸齋道。趙大少爺。耐來做個媒人罷。樸齋正和陸秀寶鬼
混。裝做不聽見。秀寶奪過手說道。教耐做媒人。倘勿響。嘵。樸齋仍不語。秀寶
催道。耐說說哩。樸齋沒法。看看張小村面色要說。小村只管吸煙不理。他正
在為難。恰好莊荔甫掀簾進房。趙樸齋借勢起身讓坐。楊家姆見沒意思。方
同大姐出去了。莊荔甫對着洪善卿坐下。講論些生意場中情事。張小村仍

躺下吸煙。陸秀寶兩隻手按住趙樸齋的手。不許動。只和樸齋說閒話。一回說要看戲。一回說要喫酒。樸齋嘻着嘴笑。秀寶索性擋起腳來。滾在懷裡。樸齋騰出一手。伸進秀寶袖子裡去。秀寶掩緊胸脯。發急道。動哩。張小村正吸完兩口煙。笑道。耐放來。喫水餃子勿喫。倒要喫饅頭。樸齋不懂。問小村道。耐說。舍秀寶忙放下脚。拉樸齋道。耐動去。聽哩。哩來。喫。耐開心哉。哩復瞞着張小村。把嘴披下來。道。耐相好。末勿攀。說。倒會說得野。喫一句。說得張小村沒趣起來。赳赳的起身去看鐘。洪善卿覺小村意思要走。也立起來道。倪一淘喫夜飯去。趙樸齋聽說。慌忙摸塊洋錢。丟在乾濕碟子裡。陸秀寶見了道。再坐歇哩。一面喊秀林阿姐。要去哉。陸秀林也跑過這邊來。低聲和莊荔甫說了些甚麼。纔同陸秀寶送至樓門口。都說晚歇一淘來。四人答應下樓。第一回終。

小
夥子
裹烟
空一笑



清倌人喫酒枉相識

海上花列傳第二回

小夥子裝煙空一笑

清倌人喫酒枉相識

花也憐懷著

按四人離了聚秀堂。出西棋盤街北口。至斜角對過保合樓進去。揀了正廳後面小小一間亭子坐下。堂倌送過煙茶。便請點菜。洪善卿開了個菜壳子。另外加一湯一碗。堂倌鋪上檯單。擺上圍簽。亮了自來火。看鐘時已過六點。洪善卿叫盞酒來。讓張小村首座。小村執意不肯。苦苦的推莊荔甫坐了。張小村次坐。趙樸齋第三。洪善卿主位。堂倌上了兩道小碗。莊荔甫又與洪善卿談起生意來。張小村還餒說兩句。趙樸齋本自不懂。也無心相去聽他。只聽得廳側書房內彈唱之聲。十分熱鬧。便坐不住。推做解手溜出來。向玻璃窗下去張看。只見一卓圓檯。共是六客。許多倌人團團圍繞。夾着些娘姨大姐。擠滿了一屋子。其中向外坐着紫糖面色三縉烏鬚的一個胖子。叫了兩個局。右首倌人正唱那二黃采桑一套。被琵琶遮着臉。不知生的怎樣。那



左首的年紀大些。却也風流倜儻。見胖子擣拳輸了。便要代酒。胖子不許代。一而摶住他手。一面伸下嘴去要呷。不料被右首倌人停了琵琶。從袖子底下伸過手來。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與他娘姨呷了。胖子沒看見。呷了個空。引得趙齋大笑。趙齋看了。滿心羨慕。只可恨不知趣的堂倌。請去用菜。模。齊。不得錦席。席間六個小碗。陸續上畢。莊荔甫還指手劃腳。談個不了。堂倌見不大喫酒。隨去預備飯菜。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然後各揀乾稀飯喫了。揩面散坐。堂倌呈上菜帳。洪善卿略看一看。叫寫永昌參店。堂倌連聲答應。四人相讓而行。剛至正廳上。正值書房內那胖子。在廳外鮮手回來。已喫得滿面通紅。一見洪善卿嚷道。善翁也來裡。巧極哉。裡嚮。不由分說。一把拉住。又摶着三人道。一淘叙叙哉。晚。莊荔甫辭了先走。張小村向趙齋丟個眼色。兩人遂也辭了。與洪善卿作別。走出保合樓。趙齋在路上咁嚕道。耐為儈要走哩。鑊邊酒未落得擾擾哩哉。晚。被張小村咄了一口道。哩喫叫

來喫長三書鴈。耐去叫么二阿。要坍臺。樸齋方知道有這個緣故。便想了想。道。莊荔甫只怕來喫陸秀林搭。倪也到秀寶搭去打茶會。阿好。小村又叫了一聲。道。勿搭耐一淘去。耐去尋裡做儈。阿要去討惹厭。樸齋道。价末到陸裡去哩。小村只是冷笑。慢慢說道。也怪勿得。耐頭一埭到上海。陸裡曉得白相個多花經絡。我看起來。勑說儈長三書鴈。就是么二浪。耐也勑去個好。但喫才看慣仔大場面哉。耐拿三四十洋錢去用。也勿來裡眼睛裡。況且陸秀雲是清倌人。耐阿有幾百洋錢來搭哩。開寶就省點也要一百開外喫。耐也犯勿着。耐要白相末。還是到老寶實場花去。倒無儈。樸齋道。陸裡。喫。小村道。耐要去。我同耐去末哉。比仔長三書鴈。不過場花小點。人是也差勿多。樸齋道。价末去哩。小村立住脚一看。恰走到景星銀樓門前。便說研。要去。來打幾首走。當下領樸齋轉身。重又向南。遇打狗橋。至法租界新街。蓋頭一家門首挂一盞燼黑的玻璃燈。跨進門口。便是樓梯。樸齋跟小村上去。

着時。只有半間樓房。狹窄得狠。左首橫安着一張廣漆大床。右首把欄板排
做一張煙榻。却是向外對樓梯擺的。靠窗杉木妝檯。兩邊川字高椅。便是這
些東西。倒鋪得花團錦簇。樸齋見房裡沒人。便低聲問小村道。第搭阿是公
二。小村笑道。勿是公二。叫阿二。樸齋道。阿二。未比仔公二。阿省點。小村笑
而不答。忽聽得樓梯下高聲喊道。二小姐來哩。喊了兩遍。方有人遠遠答應。
一路戲笑而來。樸齋還只管問。小村忙告訴他。說是花煙間。樸齋道。价末為
偷。說是阿二呢。小村道。俚名字叫王阿二。耐坐來裡。勦多說多話。話聲未絕。
那王阿二已上樓來了。樸齋遂不言語。王阿二一見小村。便攏上去囉道。耐
好。啊。騙我阿。是耐說轉去兩三個月。晚。直到仔故歇坎坎來。阿是兩三個月。
吸。只怕有兩三年哉。我教娘姨到棧房裡看仔。耐幾埭。說是勿曾來。我還信
勿過。隔壁郭孝婆也來看耐。倒說道。勿來個哉。耐隻嘴。阿是放屁。說來。噪。閒
話。阿有一句。做到把我倒記好來。裡耐再勿來。末索性搭耐上。一上試試看。

末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勦動氣。我搭耐說。便湊着王阿二耳朵邊。輕輕
的說話。說不到三四句。王阿二忽跳起來。況下臉道。耐倒乖殺噪。耐想拿件
濕布衫。撥來別人着仔。耐末脫體哉。阿是小村發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說
完仔了哩。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懷裡去聽。也不知咕唧。唧。說些甚麼。只
見小村說着。又努嘴。王阿二即回頭。把趙樸齋瞟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說了
幾句。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舊喲。王阿二方纔罷了。立起
身來。剔亮了燈臺。問樸齋尊姓。又自頭至足。細細打量。樸齋別轉臉去。裝做
看單條。只見一個半老嫗。一手提水銚子。一手托兩盒煙膏。踏上樓來。見
了小村。也說道。阿唷。張先生喲。倪只道仔耐勿來個哉。還算耐有良心喲。王
阿二道。呸。人要有仔良心。是狗也勿喫仔屎哉。小村笑道。我來仔倒說我無
良心。從明朝起勿來哉。王阿二也笑道。耐阿敢嘆。說時。那半老嫗。已把煙
盒放在煙盤裡。點了煙燈。冲了茶碗。仍提銚子。下樓自去。王阿二靠在小村

身傍燒起煙來。見樸齋獨自坐着。便說榻牀滾來。擗擗哩。樸齋巴不得一聲。隨向煙榻下手躺下。看着王阿二。燒好一口煙。裝在槍上。授與小村。颼颼的直吸到底。又燒了一口。小村也吸了。至第三口。小村說。喫喫喫哉。王阿二調過槍來。授與樸齋。樸齋吸不慣。不到半口。斗門噎住。王阿二接過槍去。打了。一簽。再吸再噎。王阿二嗤的一笑。樸齋正自動火。被他一笑。心裡越發癢癢的。王阿二將簽子打通煙眼。替他把火。樸齋趁勢捏他手腕。王阿二奪過手。把樸齋腿膀儘力摔了一把。摔得樸齋又瘦又痛又爽快。樸齋吸完煙。却偷眼看小村。見小村閉着眼。矇矇朶朶似睡非睡光景。樸齋低聲叫小村哥。連叫兩聲。小村只搖手不答應。王阿二道。煙迷呀。隨裡去罷。樸齋便不叫了。王阿二索性挨過樸齋這邊。拿簽子來燒煙。樸齋心裡熱的像熾炭一般。却關碍着小村。不敢動手。只目不轉睛的呆看。見他雪白的面孔。漆黑的眉毛。亮晶晶的眼睛。血滴滴的嘴唇。越看越愛。越愛越看。王阿二見他如此。笑問。

看。舍。樸齋要說又說不出。也嘻着嘴笑了。王阿二知道是個沒有開葷的小夥子。但看那一種腼腆神情。倒也惹氣。裝上煙。把槍頭塞到樸齋嘴邊。說道。哪請耐喫仔罷。自己起身。向卓上取碗茶。呷了一口。回身見樸齋不喫煙。便問阿要用口茶。把半碗茶授與樸齋。慌的樸齋一骨碌爬起來。雙手來接。與王阿二對面一碰。淋漓瀉瀉潑了一身的茶。幾乎砸破茶碗。引得王阿二放聲大笑起來。這一笑。連小村都笑醒了。揉揉眼。問耐喫笑。舍。王阿二見小村呆呆的出神。更加灣腰拍手。笑個不了。樸齋也跟着笑了一陣。小村抬身起坐。又打個呵欠。向樸齋說。倪去罷。樸齋知道他為這煙不過癮。要緊回去。只得說好。王阿二和小村兩個。又輕輕說了好些話。小村說畢。一逕下樓。樸齋隨後要走。王阿二一把拉住樸齋袖子。悄說明朝耐一幹仔來。樸齋點點頭。忙跟上小村。一同回至悅來棧。開門點燈。小村還要喫煙。樸齋先自睡下。在被窩裡打算。想小村閒話。倒也不錯。況且王阿二有情於我。想也是緣。

分了。只是丢不下陸秀寶。想秀寶畢竟比王阿二縹緲些。若要兼顧。又恐費用不敷。這個想想。那個想想。想得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一時小村吸足了煙。出去。却不知不覺睡着了。睡到早晨六點鐘。樸齋已自起身。叫棧使燙水洗臉。想到街上去喫點心。也好趁此白相相。看小村。時正軒轅的好困辰光。因把房門掩上。獨自走出寶善街。在石路口長源館裡。喫了一碗廿八個錢的悶肉大麵。由石路轉到四馬路。東張西望。大踱而行。正碰着拉垃圾的車子下來。幾個工人。把長柄鐵鏟。鏟了垃圾。拋上車去。落下來。四面飛洒。濺得遠遠的。樸齋怕沾染衣裳。待欲回棧。却見前面即是尚仁里。聞得這尚仁里。都是長三書厲。便進街去逛逛。只見街內家家門首。貼着紅牋條子。上寫館人姓名。中有一家石刻門坊。掛的牌子。是黑漆金書。寫着衛霞仙書厲五字。樸齋站在門前。向內觀望。只見娘姨蓬着頭。正在天井裡漿洗衣裳。外場蹠着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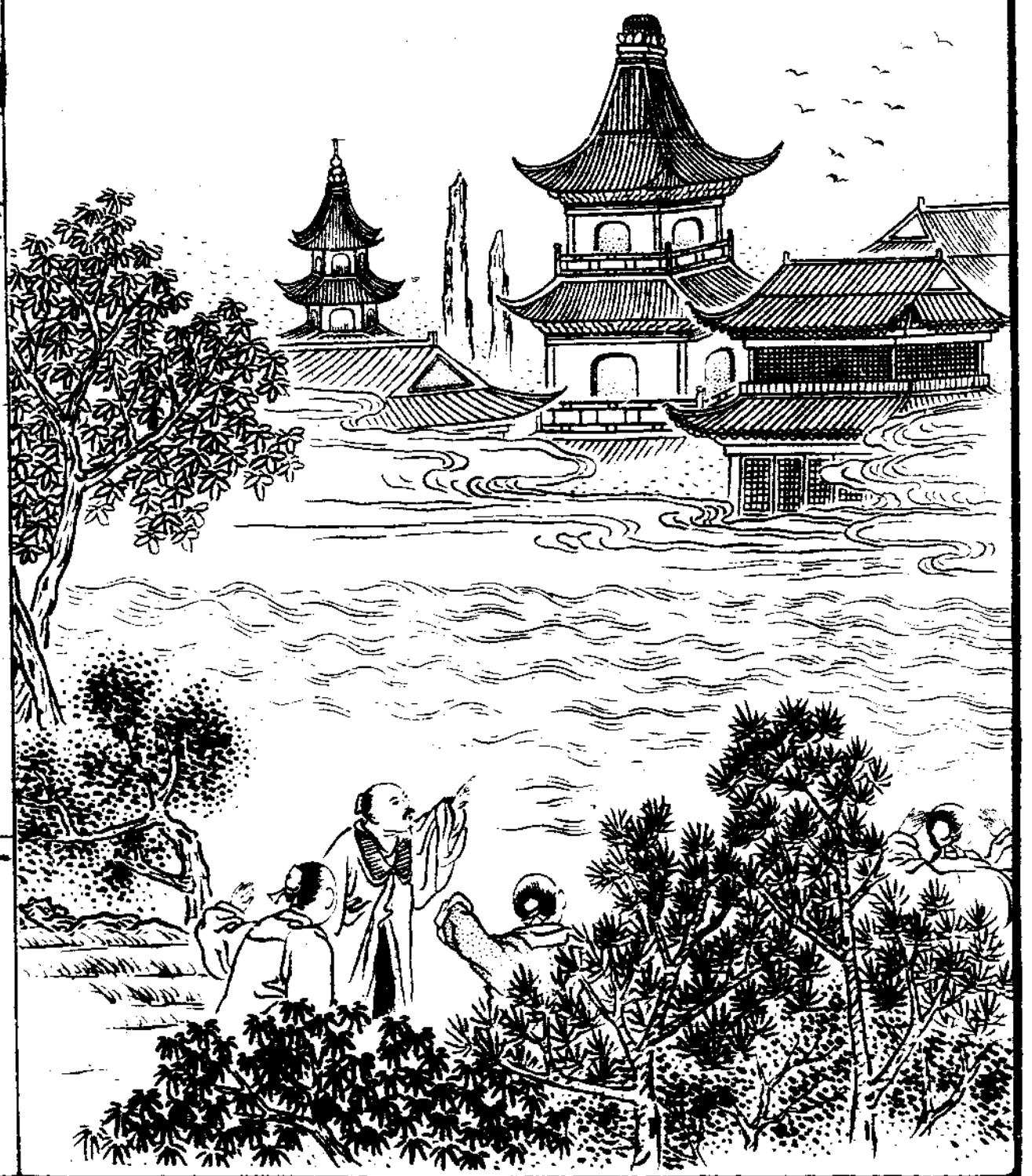
正在客堂裡揩拭玻璃各式洋燈。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大姐。嘴裡不知咈噏。些甚麼。從裡面直跑出大門來。一頭撞到樸齋懷裡。樸齋正待發作。只聽那大姐張口罵道。撞殺耐喫娘起來。眼睛阿生來喫。樸齋一聽這嬌滴滴聲音。早把一腔怒氣。消化淨盡。再看他模樣俊秀。身材伶俐。倒嘻嘻的笑了。那大姐撇了樸齋。一轉身又跑了去。忽又見一個老婆子。也從裡面跑到門前。高聲叫阿巧。又招手兒說。動去哉。那大姐聽了。便撅着嘴。一路咕嚕着。慢慢的回來。那老婆子正要進去。見樸齋有些詫異。即立住脚。估量是什麼人。樸齋不好意思。方赳赳的走開。仍向北出街。先前垃圾車子。早已過去。遂去華衆會攤上。泡了一碗茶。一直喫到七八開。將近十二點鐘時。今始回棧房。那時小村也起身了。棧使搬上中飯。大家喫過洗臉。樸齋便要去聚秀堂打茶會。小村笑道。第歇辰光。信人才因來喫牀浪。去做。舍。樸齋無可如何。小村打開煙盤。躺下吸煙。樸齋也躺在自己牀上。眼看着帳頂。心裡轆轤的轉念頭。把

右手抵住門牙。去咬那指甲。一會兒又起來。向房裡轉圈兒踱來踱去。不知踱了幾百圈。見小村剛吸得一口煙。不好便催。哎的一聲嘆口氣。重復躺下。小村暗暗好笑。也不理他。等得小村過了癮。樸齋已連催四五遍。小村勉強和樸齋同去。一逕至聚秀堂。只見兩個外場同娘姨在客堂裡一卓碰和。一個忙丢下牌。去樓梯邊喊一聲客人上來。樸齋三脚兩步。早自上樓。小村跟着到了房裡。只見陸秀寶坐在靠窗卓子前。擺着紫檀洋鏡檯。正梳頭哩。楊家姆在背後用篦篦着。一邊大姐理那脫下的頭髮。小村樸齋就卓子兩傍高椅上坐下。秀寶笑問阿曾用飯。小村道。喫過仔歇哉。秀寶道。儈能早喫。楊家姆接口道。喫過仔。才實個到仔十二點鐘末。就要開飯哉。勿像倪堂子裡無儈數目。晚得來說時。大姐已點了煙燈。又把水煙筒給樸齋裝水煙。秀寶即請小村榻上用煙。小村便去躺下吸起來。外場提水銚子來。沖茶。楊家姆綻了手巾。樸齋看秀寶梳好頭。脫下藍洋布衫。穿上件元綢馬

甲。走過壁間大洋鏡前。自己端詳一回。忽聽得間壁喊。楊家姆是陸秀林聲音。楊家姆答應着。忙收拾起鏡臺。過那邊秀林房裡去了。小村問秀寶道。莊大少爺阿來裡。秀寶點點頭。樸齋聽說。便要過去招呼。小村連聲喊住。秀寶也拉着樸齋袖子。說坐來。浪。樸齋被他一拉。趁勢在大牀前藤椅上坐了。秀寶就坐在他膝蓋上。與他唧唧說話。樸齋茫然不懂。秀寶重說一遍。樸齋終聽不清說的是甚麼。秀寶沒法。咬牙恨道。耐個人啊。說着。想了一想。又拉起樸齋來說。耐過來。我搭耐說哩。兩個去橫躺在大牀上。背着小村。方漸漸說明白了一會兒。秀寶忽然格格笑道。阿唷。勦哩。一會兒又極聲喊道。哎喲。楊家姆快點來哩。接着哎喲喲喊個不住。楊家姆從間壁房裡跑過來。着實說道。趙大少爺勦吵哩。樸齋只得放手。秀寶起身。掠掠鬢腳。楊家姆向枕邊拾起一支銀絲蝴蝶替他戴上。又道。趙大少爺阿要會吵。倪秀寶小姐是清倌人。哩。樸齋只是笑。却向煙榻下手。與小村對面歪着。輕輕說道。秀寶搭我說要。

喫檯酒。小村道。耐阿喫嘅。樸齋道。我答應哩哉。小村冷笑兩聲。停了半晌。始說道。秀寶是清倌人哩。耐阿曉得。秀寶插嘴道。清倌人末。阿是無撥客人來喫酒個哉。小村冷笑道。清倌人只許喫酒。勿許吵。倒凶得野。梁秀寶道。張大少爺。倪娘。娘梁。說差句把閒話。阿有啥要緊。嘵耐。是趙大少爺朋友末。倪也。望。耐。照。應。照。應。阿。有。啥。擯。擯。趙。大。少。爺。來。板。倪。個。差。頭。耐。做。大。少。爺。也。犯。勿。着。晚。楊。家。姆。也。說。道。我。說。趙。大。少。爺。勦。吵。也。勿。曾。說。差。啥。閒。話。嘵。倪。要。是。說。差。仔。得。罪。仔。趙。大。少。爺。趙。大。少。爺。自家。也。蠻。會。說。梁。阿。要。啥。擯。擯。嘵。秀。寶。道。幸。虧。倪。趙。大。少。爺。是。明。白。人。要。聽。仔。朋。友。梁。閒。話。也。好。煞。哉。一。語。未。了。忽。聽。得。樓。下。喊。道。楊。家。姆。洪。大。少。爺。上。來。秀。寶。方。住。了。嘴。楊。家。姆。忙。迎。出。去。樸。齋。也。起。身。等。候。不。料。隨。後。一。路。脚。聲。却。至。間。壁。候。莊。荔。甫。去。了。第。二。回。終。

海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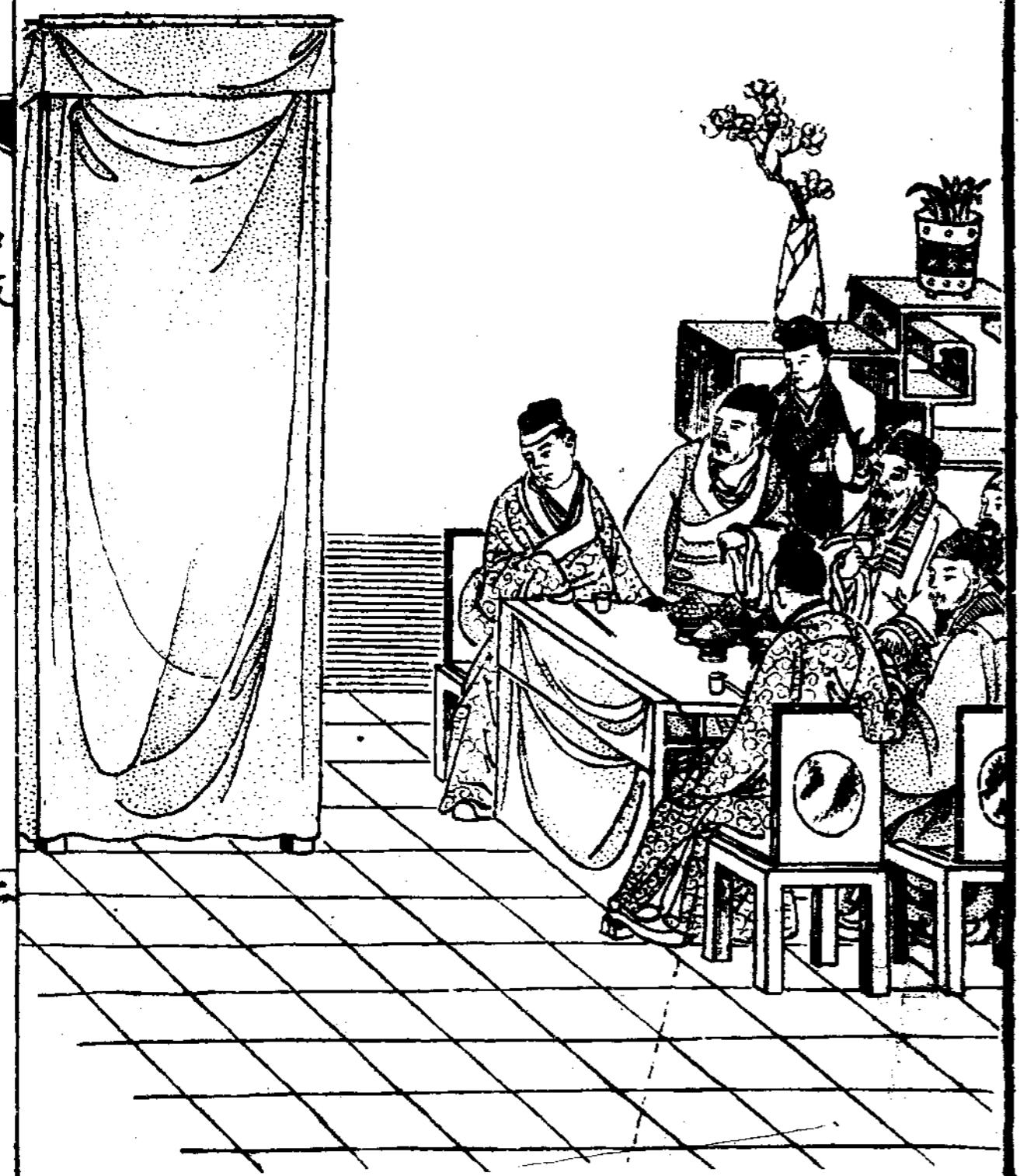


海市

霧園主人

平陽陶賣販貨至巴里坤過西海子雨初霽海子籠重霧山色
皆失陶愛其空濛暫憩一樹下俄而霧散隱見海中有兩山
立峙中間一株雲氣橫如白練雲漸潤忽現一浮屠頂金光四
射瞬息高出雲表數丈得五級城七級依九級一餉時得十三
級色如虹繞塔盡現樓閣千層萬疊悉如五色玻璃出沒隱現
須臾變化陶市井人初不知有蜃氣變幻事驚怪而已少焉樓
閣半底浮屠亦漸斂縮只餘八九級大風急起波浪拍天樓閣
浮屠片片吹如碎錦頃刻都滅陶冒風而行至營中質諸土人
始知為海市云

口技



口技

林嗣環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燕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卓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眾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遂益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父伸懶其夫語猥亵事夫嘻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牀又從中夾戛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狺狺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盆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眾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為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齁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聲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卓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海上花列傳例言

此書為勸戒而作其形容盡致易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閱者深味其言更返觀風月場中自當厭棄嫉惡之不暇矣所載人名事實俱係憑空捏造並無所指如有強作解人妄言某人隱某人某事隱某事此則不善讀書不足與談者矣